

《劝学》作为古文中的名篇，历来被作为教材使用。然而，也正因为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存在着某些小小的瑕疵，笔者以为授课时应向学生指明。

一、文中有些论述不尽符合科学道理。例如“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”，译成现代汉语是“积土成山，就能在那里产生风雨”。诚如王力先生在《古代汉语》一书中所批评的，“这是不科学的说法”，因为现代气象学对风雨的成因解说并非如此。又如，“蟹六跪而二螯”，也显然是“八跪”之误，这同样是前人卢文弨早已指出过的。再如“非蛇蟠之穴无可寄托者，用心躁也”，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情况。因为动物学家已证明蟹是能打洞的（海滩上的蟹更是打洞的能手），何况将人类的心理特征强加给节足动物也是不伦不类的。值得再提出的是节选课文第二段的首句“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”，这种为了强调学习的作用而完全否定了求思的作用也显然是片面的。应当说思与行同样都是重要的。孔子强调：“学而不思则罔。”荀子否定了思之作用，显然是不对的。

二、一处文字上的质疑。节选课文头段（也是原文头段）中间一句说：“木直中绳，鞣以为轮，其曲中规。虽有槁暴，不复挺者，鞣使之然也。”遵照《教参》上的翻译，它是：“一块木材，直的程度符合木匠的墨线，如果用火把它弯曲成车轮，它的弧度就可以符合圆规，即使又经风吹日晒枯干了，也不会再挺直，这是由于用人力使它弯曲这样的缘故。”这一句（指原文）平时我们不觉得有问题，仔细推敲，则发现问题很多。何以见得？至少有两点毛病：其一、有语病。因为从上

下语境的意念上看，“虽有槁暴，不复挺者”两句，完全是多余的。因为“槁暴”所产生的物性变化，只能加强弯曲的弧度，而不是相反，故不能成为挺直的因素。又何必赘疣呢？其二、叙述不清。姑且说，也许我们对原文的翻译与理解不完全符合原文的意思，不妨暂作另一种理解，但也至少可以认为原文在叙述上存在着不清楚的地方。因为按一般常理说，火熨使木头弯曲，其过程得一边用火烤一边用水浸，使其潮湿方可慢慢成曲形，这样木头经过水浸潮湿后，再用上后一句“虽有槁暴（晒干了）”方能言之成理。其三，也可能是原文的叙述（省略）对当时的读者来说，是不成问题的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，已成问题。那么责任在我们研究注释翻译过程中尚有缺点——未尽古人之意。总之，三者必居其一。

以上两点，决不是吹毛求疵，苛求古人。如果不作教材，也不必如此认真。否则感觉敏锐的后生们是要提出来“将我们的军”的，届时，我们将如何解其惑呢？

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第二版和现行 1991 年第一版高六册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，对“布衾多年冷似铁，娇儿恶卧踏里裂”的“恶卧”均释为“睡相不好”。我觉得这样解释并不完全正确，并且有损全诗的主题。

一、从语法结构看，“娇儿恶卧踏里裂”是一个由连动短语充当谓语的主谓句，动词“恶”（音 wù，憎恶）和“踏”的共同主语是“娇儿”。整个诗句可译为“娇儿讨厌睡觉把被里子蹬破了”，理解起来也显得顺理成章，完全没有理由把“恶卧”理解成动宾倒置，译作“睡相不好”而去责备“娇儿”。

二、从逻辑关系看，上句“布衾多年冷似铁”和下

## 「恶卧」注释质疑

郭征农